

校正
評註
大字
王鳳洲
袁了凡
網鑑彙纂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K204.3

2

蘇子卿

所學

PDG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七

宋 凍水 司馬光 通鑑 琅琊 王世貞

考亭 朱熹 綱目 趙田 袁 黃

編纂

○世宗孝武皇帝

諱徽皇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征伐四夷海內肅然末年不親輪臺之

○辛丑建元元年

丘壇山曰人君即位改元自二帝三王以來未之有改也然於是時天子既紀其即位之元而列國諸侯嗣位之初亦各自紀其元似涉二統自秦罷侯置守而天子始專之故天下奉行不敢有

歲其正朔之奉比之三代尤嚴矣然一君一元也至文景或方士而始有後元之建則是二始矣然猶未 ○冬十月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申不害韓非蘇

秦張儀也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今河間府景州舊縣董仲舒

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

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

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勉強而已矣勉強

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

也還音徒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

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

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繁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

漢武高文學其
中運於經術者
首推董仲舒乃
以為江都王傳
而所擢用者前
如趙主王臧輩
之庸碌後如莊
助吾邱雲之浮
誇所謂葉公之
龍而已

天心仁愛人君

道者所由通治之路
聖王禮樂教化之功
周道繁然復興

王者求端於天
天道任德不任刑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
遠近莫敢不一於正

王者以教化為大務
教化行而習俗

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就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

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

義魚不如結網願治不如更化更化則可以善治二條最有功於學者秦漢以下未有識者仲舒識得本原此等說話皆好

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賢士之所關太學教化之原

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真西山

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朱晦菴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為善欲為惡皆人之情也

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皆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圖圉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其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耳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於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以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

守令民之師
功以任官稱
職為差

天者羣物之
祖

人君不可不
知春秋

命非聖人不
行
修此三者大
本舉
天地之性人
為貴
樂循理然後
謂之君子

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是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施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偏覆包涵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忘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是故人君不可不知春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以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

聖人以瞻致明

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

積善猶長日

加益

道者萬世亡

於天

道之大原出

於天

三聖相授守

一道

繼治世者其

道同

受大者不得

取小

舍公義休無

可為

春秋大一統

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

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

莫不以瞻致明瞻與暗同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

以漸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

大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

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故故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

之祿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

而守一道亡祿敵之政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

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致用猶言取而用夫天亦有所分限予之盛者

去其角顏師古曰牛無上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角傳之翼者傳讀曰附著也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

予祿者不食於力力謂農不動於末末謂工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

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知之哉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

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史記公儀休相魯其家茹葵而美愠而拔去其葵見其家織帛而好怒而去其婦春秋大一統者公羊

隱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始受命改制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皆承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

統紀一而法
度明
仲舒為江都
相

武帝傑然有
立
一代大儒為
首舉

漢世所未發
明

仲舒王佐之
才

雖伊呂無以
加

伊呂聖人之
耦

王者不得則
不與

師友淵源所
漸

仲舒以禮匡
王

越有三仁何
如

柳下惠有憂
色

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喜其對以仲舒為

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書漢文

再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矣不書所罷於
是特書申韓蘇張之言皆罷之嘉統一也
尹起莘
武帝繼文景之後傑然有立觀其即位之始他務未遑首舉賢

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方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磨使帝每事若此其威德可少乎哉夫何數年
之後遊宴奢放宮室神仙聚斂征伐之事紛紛交舉漢之不為秦者幸爾一人終始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安寧之高者未

必有道銳遠速之惠而始終全
德之君自三代而下蓋不易得
班孟堅
劉向謂董仲舒為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

噫天喪予惟此一一人能當之自宰予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
學者有所統一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漢夏而曰管晏不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集萬論君子也

亦以敬之言
袁了凡
孝武首策賢良而仲舒對策謂不在六藝之中孔子之術者皆絕勿進丞相衛綰復奏所

諱與仲舒所學正在此也至田蚡繼之始盡黜黃老刑名之言延文學儒者而公孫弘以治春秋取相封侯於是儒者益加
所向粹然而歸於正矣是國諸臣先後倡導之力而帝表章之功安可誣也說者魏秦皇於漢武夫始既一天下而焚詩

書禁儒語武帝乃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表六經黜百家其大本固已卓然若夫窮
斧欲鑿刑鉞土木征伐信神荒遊諸有亡秦之失而卒無亡秦之禍者其殆以是夫

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

江都漢國名今直隸揚州
府易王名非景帝子也
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王王敬重焉嘗問之曰越王勾踐

與大人泄庸種蠡伐吳滅之
泄庸文種范蠡
之三賢大夫也
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

公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

耳惠猶且羞之况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

此言何為至

我仁人正諷明

道趣未嘗有一

人仲舒兩事驕

主

董子度越諸

子

董子有儒者

氣象

古人告君正

始之道

趙綰薦申公

為治不多言
為治願力行
何如
未知力行者

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按董子書云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

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缺之於美玉也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仲舒以公孫弘為從諛弘

嫉之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殺害二千石弘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

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

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按本傳仲舒所著皆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數凡百二十三篇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玉杯著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

言皆傳程子曰仁人者正其諱不諱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斯言也其論董子已盡半蓋董子終身事業惟其重道義輕

於世所以度越諸子也與又曰漢之諸儒唯董子有儒者氣象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遇如此

曰正其諱不諱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斯言也其論董子已盡半蓋董子終身事業惟其重道義輕

功利也夫是以有七德焉戰國以來百家啗而彼下惟憤憤所學盡歸於正一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二

也夫如是而且不干仕進必待詔舉三也賢良等策從容論道皆純王之語四也兩相驕主皆能正身率下有得於格心之

學五也為公孫弘之奸雄所嫉而卒能見幾以免六也武帝之英猜暴酷至使宰相辭不受職而彼特以誠意感之至於家

居帝且遣使問議七也故程子曰漢之諸儒唯董子有儒者氣象愚又謂董子不但

度越漢儒也孔門羣弟以後宋諸儒以前雖賢如韓愈亦難與比而況漢一代乎

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迎申公為大中大夫○上雅尚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

御史大夫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推轉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

使東帛加璧記禮器束帛加璧尊德也謂下投束帛上加以璧安車駟馬用蒲輿車輪取其安也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

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顧念也力行謂勉力而行也是時天子方好

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召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平主愛王周監合編 卷七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 四

何事
申公不運移
生

萬石君恭謹
無比
萬石君家不
言而躬行

廷見如不能
言
與葉公好龍
無異
好儒之賢安
在
以衛青為大
中大夫
悅謳者衛子

說

迎者何備禮也丘璣山曰聘賢而
迎之漢時猶有古意後世蓋罕矣

胡致堂

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
告武帝捧意而不問惜哉然明堂巡守改厯服色豈力行之急

務哉對既不合又留不去
其不運移生又可見矣

丁南湖

論申公者但當取其經學不必責其力行蓋漢興言詩者推公為首而公之弟
子若趙綰王臧固不足算其最著者及門則孔安國等私淑則韋賢等而三百

篇之教闡揚於秦大

蘇東坡

申公始不用移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蚡
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於千仞鳥為殫射不去誠恐虛論也哉

臣

壬寅二年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為郎中石慶

為內史○**臣**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大怒陰求綰臧

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臣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君萬石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

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

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

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

行乃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

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尹起莘**

武帝名為好儒所用特綰臧輩爾仲舒醇儒乃葉之侯國殆與葉公好
龍何異然綰臧見用纔半載其死也不書有罪與嬰蚡之免皆然蓋其

惑於家庭黃老之說胸中初無
定見如此好儒之實果安在哉

三月以許昌為丞相

臣

以衛青為大中大夫○**臣**陳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寵

寢衰上嘗過姊平陽公主

如淳曰即陽信長公主也為曹參曾
孫平陽侯曹壽所高故稱平陽公主

悅謳者衛子夫

子夫婦

主因奉送入

中山王聞聲而泣

宮恩寵日隆皇后意幾死者數矣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青之父鄭季為縣令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姜衛媼通而生青故冒姓衛為侯家騎奴召為建章監侍中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史記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季正妻年

氏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鉏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苦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綱 癸卯三年中山王勝來朝**目**議者多寃鼂錯之死務推抑諸侯王數奏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王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綱 七月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眾於江淮間**目**初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又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乃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眾來處於江淮之間

鑑 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上書言得失自眩嚮者唐韻者自眩嚮者自媒賣也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莊助漢書作嚴助避明帝諱後又得吳

人朱買臣趙人吳丘壽王吳丘履姓也名壽王字子蘭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皋濟南終

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

太尉不足與計
漢待文學以不次之位
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
相如以詞賦得幸

詞賦得幸。胡皋不根。不根猶不經枚舉傳作不通經持論好詆諧。詆諧戲謂和韻之言上以俳優畜之。俳優戲也雖數賞賜

終不任以事也。胡嘗給上前俳倡以為上戲殺之休儒泣請命上問胡胡曰俳倡飽欲死臣胡欲死伏日賜肉宴胡先歿肉自持歸上聞召令自責胡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持劍砍肉何壯也砍之不多何廉也歸

遺細君又何仁也舉。此可知其詆諧大槩胡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按東方生字曼倩好傳授經術博觀外家語嘗自謂避世金馬門者太史公傳其滑稽與優孟

等同傳亦淺乎知公矣考之傳記西王公獻桃解兒三偷等說則公又似方外者流也。但其從容談笑於殿陛間犯暴主而

不怒觸權貴而不恤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嚙牙出豫知遠方歸義請斬佞幸並偃而數其罪南山屬上林苑則諫其三不

可諫不避親則奉觴上壽至矣且免猶勸帝遠巧佞。退諫言史謂其直諫有所補益豈枚舉所能及哉。丁南湖所謂義理之文者前乎六經四書後乎濂洛關閩之著述是也彼莊助等數子者詞賦馬耳詆諧馬耳而豈得

有斯文耶

是歲上始為微行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騖耒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又嘗夜至柏

谷逆旅主人疑為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異上狀貌飲翁以酒而縛之上使得脫

又使吳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

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

國用下乏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大虎狼之墟壞人塚墓發人室廬其不可

二也垣而圍之騎馳車騶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樂一日之樂能幾何足以比而危

之樂與哉其不可三也上悅之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上又好自擊

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測之地犯

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

地 南山陸海之

直諫有所補益 自謂避世金馬門 東方朔諫除苑三不可何如

相如諫出獵

智者避危於無形言小可以喻大

始置五經博士
武帝有功於儒教
吾亦欲除吏

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
天下事制之在始

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

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

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垂達也近堂邊謂恐其墮墜耳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上善之發明武帝踐作未久輕

夫人君繼體承統所係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鳥可肆其輕僥身為匹夫之舉向使柏谷主人之計得行其危豈不甚哉書始為微行則輕宗廟喪神器失人君之體具見於此况又因之起苑囿之役乎

乙巳五年春置五經博士書買博士何嘉尊經也丘瓊山秦焚詩書惟存博士官五經為世大禁漢興稍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于其家

至是官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之人靡然向風公向授受以為世業武帝有功於儒教豈小小哉

丙午六年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為丞相蚡驕奢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

多受四方賂遺每日奏事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二千石太守祿秩也權移主上上乃

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考工少府官屬也工作器械之所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

庫武庫在未央宮前何所造以藏兵器是後乃稍退陳季雅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台閣則在台閣則在

皆本諸此田蚡專權自恣使帝以蚡所用多非其人則選擇一相委任責成亦奚不可奈何自此以後薦引人物盡在左右侍從之人衡青幸則屬主父偃嚴助幸則屬朱買臣楊得意幸則屬司馬相如與其假借左右孰若與宰相同之也大抵天下之事制之在始政權最不可下移一移之後所失當愈下是故元成以後政歸閣豎而宰相之權愈輕末必不自武帝始也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為東越

王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

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為發兵遣王恢等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昔三代之

以中國而勞夷狄

天子兵有征

無戰

兵禍自此始

汲黯以嚴見

憚

汲黯矯制開

倉

內多慾而外施仁義

甚矣汲黯之

汲黯何如人

汲黯社稷臣

人君其大手

修身

盛胡越不受正朔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

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

越人徵幸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羞之

是時漢兵未踰嶺聞越王弟餘

善報王即以降立餘善為東越王南越趙太子嬰齊入宿衛

發明

帝自二年以後災異多矣正宜恐懼修省以答天戒乃興師動眾從事荒服兵禍蓋自此始

十四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十五** 時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使黯往視之不至還

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

還報曰家人失火屋底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諫不

得留內遷為東海守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閣內不出

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

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

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宜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也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

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日

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貴育亦不能奪

修身莫先於寡欲

唐虞之治不越此

好名為治之累

問武帝有志慕古而治效遠不逮高文何如

問武帝之待汲黯唐太宗之待虞世南何如

初令郡國舉孝廉

廣不識以將兵名當時

問李廣程不識將兵何如

士卒樂李廣之寬而苦程不識之嚴蓋以李之將本優於程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若論行軍之常經則紀律森嚴自當以程為正

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於黯近之矣○胡氏

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為人君莫不然矣免齊高湯文武則無欲者

矣其餘賢主則能室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伯假之之徒也故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人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文子○人君好名為治之累也夫好名者必外慕外慕則躬行有所不及則敗矣武帝嘉唐虞樂商周狹小漢家制度而有長駕遠馭之志申公一言警之以力行而帝不悟汲黯面折之以多欲而帝又不悟外嗜仁義之美而卒

之躬行之力虧則亦好名而已矣高帝憚叔孫之制令取其易行文帝恐釋之大言則曰卑之無甚高論蓋亦以為慕古之名而躬行有所不至要若顧其力之可為而行之耳天下之患莫大於力不足而強為之武帝有志於慕古而治效遠不逮於高文愚故以

○蘇東坡○古之賢者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而沒思其言可謂樂賢好德好名為人主累也

汲黯尚存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致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也

○丁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董仲舒之言也○遣將軍李廣程

不識將兵屯北邊○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步伍行陳就善水草

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

持行夜擊刁斗夜擊持行者

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

斥度也喉望也所以望烽燧也

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

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於不識○司馬公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至眾而不用法非臧凶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

亦嚴而已矣然則程不識雖無

袁了凡

漢李廣以簡易治軍程不識以煩士卒故多樂廣而苦不識而不功猶不敗李廣鮮不覆亡矣

識終不以煩而為廣之簡唐郭子儀以寬和治軍李光弼以嚴故士卒亦樂郭子儀而憚光弼而光弼終不以已嚴而為子儀之寬將有常道程李是也廣才氣勝子儀德度優故有易常以成功者然不可以為訓

戊申二年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方士李少君見

上善為巧發奇中

奇中謂發言多中上意言祠竈則致物之致謂使祥瑞之物出現而丹砂可化為黃金

聖祖曰武帝信李少君之說遂遣方士八海求安期生之屬化丹砂諸藥以冀成金惑已甚矣至少君既死猶以為化去何其迷而不悟耶春秋之法謹嚴愈深得春秋之旨

王恢不主和親之議請擊匈奴論者或以妄動啟釁罪之非也觀其所言原不致發兵深入不遇欲誘致單于使倖成功先已氣餒而計左矣卒之畏懦不前損威辱國果斷如武帝惜不能明正其罪而誅之聞而自教猶滿個耳

而為黃金也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善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竈遺方士八海求蓬萊

安期生而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仙矣史記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自謂七十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傾遺之又不知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常從政

安侯欽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議其處一坐盡驚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殿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數百歲人也尹遂昌

春秋比事之書韓愈稱其嚴謹先儒謂愈深得春秋之旨綱目取法春秋祀灶之事始之一字特筆於此此則謹嚴之意見於書法之間者也文帝初雍雍有作偽之失原其本心實出於事神敬天之意而武帝特為已私而設爾

○丁南湖李德裕論秦皇漢武英才遠畧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盛歡樂已極故以神仙為奇方士為玩若唐武宗所謂宮中無事以此這問耳愚謂秦皇計傳萬世共欲無厭而武帝多欲一一如汲黯之見故神仙諸術投其欲而方士之詐焉

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嘗有晤也德裕斯言淺乎知二帝者矣

時馬邑在雁門即今朔州城是也豪霸豪帥也史記作霸因太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

兵襲擊必破之道上召問公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當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

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或作公故

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披堅執銳行幾

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

此仁人之所隱也隱猶痛也故曰擊之便上從恢議使韓安國等將軍騎材官三十餘萬

塞武州塞屬雁門得雁門尉告漢以兵所居單于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

塞在平城縣西

皆罷兵上怒下忤廷尉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書法書誘何醜之也匈奴未聞犯塞而輕妄動以中國而行詐於四夷以是為可醜也曷為獨書忤忤首事也

食貨志評帝承文景之蓄憤胡越之害即位數年用

興利之臣自此始

書法 書誘何醜之也匈奴未聞犯塞而輕妄動以中國而行詐於四夷以是為可醜也曷為獨書恢恢首事也

外事 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唐蒙司馬相如聞西南夷鑿滄海郡燕齊之間靡然騷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飽和親侵外驗然而百姓利弊

胡致堂 武帝雄略不世出用有匿形致敵費三十

帝承文景之蓄憤胡越之害即位數年用

武帝雄畧不
出世
覆者用兵奇
道

每奴自武帝繼綏以來未聞有犯邊之罪況前年求和方從所請今乃無故設誘果何義耶後世論者每以平城之圍嫂書之辱大武帝復讐之義而寔狄騭諸禽獸初不足與較是非在武帝本自無讐可復特邀功自為詐誘之謀乎自是而後兵連禍結是果誰之咎與

善覆者靡不勝

○**田蚡**為大將軍。田蚡乃為諸郎已。

武帝復仇之義

武帝本自無
仇可復

實與上書救
灌夫

韓安國兩是之

漢以私意
嬰

儒者

樂間王

卓爾不羣

平主震王國監人編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

帝王之治復還

制越一奇

蜀相如論告巴

朔以詆譖待漢武即其有稱亦不過從容譏笑避世金馬門耳乃能盡言直諫侃侃不阿非莊

言言不三經金合錄

卷八

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春正月還而卒。諡曰獻。書法卒何以書賢之也賢之。何獻雅樂對詔策也○班

孟堅

古人以宴安為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孝漢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司馬公

景帝子十有四八人梁太子廢而

獻王最長何若遵大義而屬重器馬則帝王之治復還矣嗟夫天寶不欲禮樂復興耶抑斯人之不幸耶

通南夷

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

唐蒙上

書曰南越王名為外臣實一

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

國在長安舊屬漢犍為郡。史記注夜郎者初有女浣于邛水有二節大竹流入足聞其中有聲剖之得一兒

歸養之乃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

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

音賦

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

為置吏。上乃拜蒙為中郎將。置犍為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

興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

報聽其言。拜中郎將。通西夷置郡縣。

按卓王孫之女卓文君私奔相如及相如建節往使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卓王孫臨印諸公皆因門下獻牛

酒以交歡卓王孫自以得納交長卿晚時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相如欲陳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諷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

蘇東坡

司馬長卿以汚行不

為於蜀人既而以賊得幸而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綠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旌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恭敬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又曰其論蜀父老云諷天子以

今觀之不獨不能諷諭幾於勸矣且詔諷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誠小人哉

發卒治雁門險阻

馬邑之詐漢有以開邊隙矣自

反不縮出此下策故書識之

皇后陳氏廢

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冊收璽綬退居長門宮供奉如法實

太主大慙懼稽顙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主家見主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